

文章编号: 2095-0365(2018)02-0066-08

金代射柳文化考述

孙连娣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金代射柳活动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演变受到多元体育文化因素影响。结合《金史》、《大金国志》等史料记载,证明射柳活动具有一套完备的活动仪式,且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和地点;在祭祀方面以拜天射柳为主要方式,并且与军事活动相联系,成为下层普通民众日常体育活动之一;且具有宗教祭祀、民族地域、军事色彩、娱乐竞技及融入节俗等文化特征。并据考古出土材料考证,射柳活动所使用箭镞为一种平刃、镞锋为横弧形的铁镞,且在射击方式上有弓射和弩射两种情形。

关键词: 女真;射柳;横镞箭;拜天;军事色彩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2.12

射柳,是北方古老游牧民族骑射活动,原属古匈奴、古鲜卑“竖柳绕射”族俗^[1]。早于北周时期即有文字记载“藏松宝剑,射柳珣弓”^[2],后在北朝后梁庾肩吾诗《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及唐李涉诗《看射柳枝》中亦有描述,但多属娱乐性活动且未成独立运动体系,直至辽契丹族才将射柳体育固定化、仪式化、制度化,并赋予多元体育文化内涵。女真族则“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行射柳。”^[3]但因其俗而非彼“俗”,关于金代射柳活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如王永久先生《论金代体育》,认为射柳是在接受辽体育文化与原体育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折射出金朝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宋德金先生《金代女真族俗述论》,将射柳文化置于金朝族俗视野下考察,对探讨女真族的历史地位和各民族的融合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熊志冲先生《中国古代射柳活动综考》,以时间为线索对射柳活动的起源、发展、衰亡全面把握,并对其在军事体育和节令风俗体育两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张元峰《射柳运动变迁研究》,认为射柳是古代北方重要的民俗运动,经过辽、金、元、明、清各

个时期的发展,形成具有战斗性、娱乐性、民俗性和祭祀性的特点。此外李大军先生《金代骑射体育活动的作用》、徐秉琨先生《横镞箭与射柳仪》、王政先生元杂剧《丽春堂》、《蕤丸记》与《契丹女真人射柳风俗考》分别从军事、祭祀和风俗角度对金代射柳活动的不同功用进行阐释。但同时也发现关于射柳活动的研究多以整体性出现,尤其是金代作为射柳活动逐步完善的重要时期常被忽略。在梳理大量文献史料及考古材料基础上,认为女真射柳运动在其内涵形式、演变规律及体育文化特征方面均与前代存在差异,形成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以期进一步探讨射柳体育运动内在文化因素嬗变以及对研究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构成起到推动作用。

一、射柳运动的文化内涵体现

(一) 射柳运动在文献史料中的体现

女真族射柳体育运动传承于契丹族,但在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上又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风俗变迁、统治阶层意志、民族文化差

收稿日期: 2017-04-05

作者简介: 孙连娣(1987-),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学。

本文信息: 孙连娣. 金代射柳文化考述[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2(2): 66-73.

异及射柳体育运动内涵因素的变化所致。通过《金史》、《大金国志》、《三朝北盟会编》、《钦定续通志》、《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山堂肆考》、《敬业堂诗集》等历史文献中有关“射柳”活动记载,可深掘其内涵因素变化。

1. 《金史》文献记载

金代射柳体育运动受辽俗影响,在重五、中元、重九三个节日,举行拜天大礼。《金史·礼八》载:“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毬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3]由此知金代举行射柳体育活动是以拜天为主,而与契丹族“祈雨射柳之仪”^[4]有所差别,这是受到民族文化差异所致,“作为祭仪的祈雨射柳随着契丹族的消亡而消亡,竟技射柳却被宋人和后来的金、元人所接受并沿袭下来。”^[5]射柳举行时间方面,固定在重五、中元、重九三个重大节日,而辽代射柳则主要集中在四至六月举行,时间并不固定;在举行活动方式上,较之辽代更加规范,举行射柳前,先行拜天,后插柳于场内,按照尊卑等级次序比赛,并且对柳枝也做削皮、绕帕等相应处理,然后规定射断柳枝且用手接住获胜,而不能接住断柳或未能射断或射中者皆为失败,而且在射击中,击鼓以鼓舞士气。这种活动方式与辽代“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4]也大为不同,反映出女真社会风俗习惯的变迁。

2. 其它相关历史典籍记载

金代射柳体育文化内涵表达在其它历史典籍中亦有体现,从不同角度反映女真射柳体育内涵的多元化:

《大金国志校正》:“女真在契丹东北隅……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5]表明女真族射柳活动传承于契丹族,但其功用随本民族宗教文化差异有所变化,即女真射柳意为拜天,而非契丹射柳祈雨。

《三朝北盟会编》:“二圣之北狩也。道君由滑浚至燕山,渊圣由淮扬至云中。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离门三里,太子邀请观看射柳枝打球,饮食宴至暮。”^[6]宋徽宗被俘获至中都后,与

太子欣赏射柳竞技活动,表明射柳已演变为一种宫廷娱乐活动,更趋于日常生活化。

《钦定续通志》:“世祖皇帝……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7]表明射柳活动场所可在宫廷园囿中举行,并且参与人群普及至皇亲贵族、文武百官,成为女真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竞技项目,趋于全民化。

《敬业堂诗集》:“寿安山头一老松,从下仰视青童童……老僧指自时代古,手植传自金章宗……洗妆楼空春月白,射柳圃废秋花红。”^[8]由此诗知射柳活动已出现固定活动场所“圃”,并将射柳引入诗中,更说明此活动已成为女真族大众化体育运动,日趋世俗化。

《山堂肆考》:“军中以端午日走马为躡柳。宋徽宗政和四年五月,金主拜天射柳。”^[9]从中体现出金代在端午节当日拜天,举行射柳活动,其举行地点也可在军旅中,表明女真射柳活动时间固定化及场所的扩大化,与军事骑射活动密切相关。

《四丞相高会丽春堂》:“今日五月端午,燕宾节令,奉圣人命,都着俺文武官员御园中赴射柳会。”^[10]此为元王实甫元杂剧,由此中描写射柳运动已成为宫廷体育活动一种,并且射柳在元杂剧中的出现也表明该运动在金代体育运动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演变为耳熟能详的大众化体育运动。

《渊鉴类函》:“金大定中,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射必伐鼓以助兵气。”^[11]表明射柳活动已与军事骑射活动相结合,每射必击鼓,以鼓舞士气,成为军事演练的一种形式,日趋带有军事色彩,此变化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及统治阶层意志影响。

《虏廷事实》:“虏人州军及军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节,择宽敞之地,多设酒醴、牢饩、饼、饵、果实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罢,则无贵贱老幼能骑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则金帛赏之,不中者则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罢,则张宴以为极乐。”^[12]可见每逢三节,军中举行射柳活动拜天,不分贵贱,全民参与,胜利者奖赏,败者则辱之,射柳结束后,设宴席庆祝。此种变化反映出射柳体育文化内涵传承至女真,在活动形式方面出现适应本民族特点及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这也是由女真特有族俗决定的。

由《金史》及其它相关史料可证,射柳活动举行与宗教祭祀、军事竞技及节日庆典息息相关,在金代各项体育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 射柳运动在考古材料中的体现

女真族善骑射,弓箭、弩等远程工具较为发达,在金初“兵械亦不甚精”^[13]背景下,弓箭的使用在军事以及生产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金代大量弓、弩、铁镞实物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宋辽金时期兵器演变序列具有重要导向意义,同时通过考古实物形制特征对进一步分析射柳文化载体提供重要价值。射柳活动中,箭的选用具有特定要求,军事传统上所使用的箭镞类型多样,而作为礼制或娱乐活动的射柳运动则会有所变化,《金史·礼志》载道:“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3]可证,射柳所用箭镞为一种无羽毛且横镞形制。现依据考古材料,对出土实物铜弩、铁镞进行考古标型学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射柳活动中两者的选用标准。

1. 铜弩

据考古出土实物,弩材质多为铜,弩身呈梯形,弩身左右起脊,脊上有相互对称的穿孔,弩底部两端均为燕尾状,平底,中部交叉内凹。如吉林德惠县后城子出土弩 F2: 64,铜制,悬刀为铁质,由穿钉连于机郭上,全长 10.5 厘米、宽 2.5 厘米、悬刀长 5 厘米^[14]。

2. 铁镞

铁镞是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出土数量最多,且形制多样的武器装备,在肇东市八里城、克东县金代蒲与路古城址、甘南县金代东北路界壕边堡、黑龙江省阿城、五常、依兰、铁力等县均有出土。现根据镞身形制特点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A 型:整体呈铲状,镞锋较直微弧,平刃,镞身扁平,且略呈扇形,圆锥形镞。如镇赉黄家围子 M1: 5,残长 4.3 厘米、锋宽 1.8 厘米; M6: 1,残长 9.6 厘米、身长 8 厘米、锋宽 2.2 厘米^[15]。雅鲁、济沁河古城出土铁镞,细长扁平,镞身长 10 厘米,刃长 1 厘米^[16]。吉林白城永平金代寺庙一号房址出土铁镞 H: 7,扁宽,镞细长,圆柱状,残长 7 厘米、宽 0.6~1.0 厘米、镞直径 0.3 厘米^[17]。阜新县巴斯营子金代遗址出土铁镞,为梯形箭镞,平刃短镞^[18]。

B 型:整体呈燕尾形,镞身为三角形或梯形,从镞头中部分两叉,燕尾状,中部有脊与镞相连,多为细圆镞。如绥滨永生 M7 出土铁镞,通长 7.6

厘米^[15];阿城双城村金墓出土铁镞,两叶上有凹槽,圆锥形镞,长 5.6~8 厘米、宽 2.5 厘米^[15];依兰县城西南出土铁镞,镞身起三叉脊,尾端呈燕尾状^[19]。

C 型凿形:整体呈凿状,细长,平刃,镞锋较宽,两叶有凹槽,镞身略短,圆锥形镞,镞尾有双翼。如阿城双城村金墓出土铁镞,长 9 厘米、刃宽 1.5 厘米^[19];吉林德惠县后城子出土 F2: 35,长 11 厘米、刃宽 1.1 厘米、镞长 2.9 厘米^[14]。

D 型:整体呈柳叶形,横剖面为菱形,镞锋为三棱形,圆锥形镞,细镞,镞身较长,镞尾向上凸起。如诺敏河金边堡出土铁镞,有脊,长 10 厘米、刃宽 2 厘米、镞长 4.5 厘米。镇赉黄家围子 M3: 10,圆镞,残长 8.7 厘米^[16]。吉林白城永平金代寺庙一号房址出土铁镞 F1: 1,截面为菱形,细镞,残长 6.6 厘米、镞首长 4.4 厘米、截面厚 0.6 厘米^[17],截面菱形,镞尖细,尾部向右上方弯折,残长 5.4 厘米、截面边长 0.7 厘米^[17]。

通过以上考古材料分析,金代弓弩、铁镞的大量出土,尤以铁镞数量多,且形制多样,说明女真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在骑射方面军事战斗力的强大。这些武器不仅应用在军事战斗中,在宗教礼仪仪式上也较为常见。《金史》所记“无羽横镞箭”应为平刃,镞锋为横弧形的铁镞,与上述考古出土的 A 型铲状镞和 B 型燕尾状镞类似,但在军事应用中,此二种类型由于“比较笨重,制作费时费力,杀伤力差”^[15]等原因,使用较少,相反 C 型凿状镞和 D 型柳叶状镞在军事活动中使用较为广泛,这也就说明金代射柳活动所用箭镞是一种专门用作宗教礼仪祭祀活动的特制箭镞。此外,以往关于射柳的研究,多认为以“弓”而射,而考古材料中出土统弩实物,证明射柳活动中不仅有挽弓而射,也有弩射的情形出现,这与承袭辽代射柳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如《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记载“又以柳枝插于此,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蜡柳枝。”^[20]同时也说明金代射柳活动所用弓弩、箭镞不仅承袭辽、南宋先进的制作工艺,同时根据自身需要制作特殊的射柳工具,这对进一步研究金代射柳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女真射柳体育活动变化规律

射柳活动作为女真族重要体育运动,其参与人群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其发展演变

规律及文化表征必定影响金代体育文化体系的变迁,并且在继承契丹射柳体育文化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族俗特点及社会环境变化,对射柳活动内涵有所补益,在深入探究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体系构成特点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女真

射柳运动变化规律的考证显得很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结合《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校正》中有关表达“射柳”意寓记载,详加考证,以期探究射柳体育运动研究诸因素(时间、类别、形式、特点等)演变规律,见表1。

表1 《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校正》关于“射柳”条目统计情况

庙号	年代	史料内容	史料出处
金太祖	收国元年五月甲戌	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金史》卷2《太祖》
	收国三年	太祖……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改收国三年为天辅元年。	《三朝北盟会编》卷18
	天辅五年五月	国主用杨朴议,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庙,颁赐番汉群臣以下有差。	《大金国志校正》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辅五年五月戊戌	射柳,宴群臣。	《金史》卷74《宗翰传》
金太宗	天会四年三月	斡离不又来约本朝官于姚村淀观射柳。	《三朝北盟会编》卷45
金熙宗	皇统九年	拜天用《乾宁之曲》	《金史》卷39《乐上》
海陵王完颜亮	贞元四年正月	上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于常武殿拜天台设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献礼。	《金史》卷31《礼四》
金世宗	大定三年五月乙未	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	《金史》卷6《世宗上》
	大定三年九月丁酉	秋猎。以重九拜天于北郊。	《金史》卷6《世宗上》
	大定十七年五月癸卯	(上)幸姚村淀,阅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诸局承应人射柳,赏有差。	《金史》卷7《世宗中》
金章宗	明昌元年五月戊午	拜天于西苑。射柳、击毬,纵百姓观。	《金史》卷9《章宗一》
	明昌四年九月辛未	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拜天于县西。	《金史》卷9《章宗二》
	明昌五年六月壬辰	如冰井。己亥,出猎。登胡土白山,酌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进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	《金史》卷一〇《章宗三》
	承安三年五月壬寅	射柳、击毬,纵百姓观。	《金史》卷11《章宗三》
	承安五年五月戊午	勅来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	《金史》卷11《章宗三》
	泰和三年五月壬申	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	《金史》卷11《章宗三》
	泰和七年五月己卯	幸束园射柳。	《金史》卷12《章宗三》
	金哀宗	天兴元年	初,兀典发闾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
天兴元年五月丙戌		拜天于大庆殿。	《金史》卷17《哀宗上》
天兴元年七月丁亥		拜天于承天门下,出内府及两宫物赐军士。	《金史》卷17《哀宗上》
天兴二年九月庚戌		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庙,群臣陪从成礼。	《金史》卷18《哀宗下》

表1中关于射柳寓意记载凡21条,据此史料记载得出以下六点规律:

(一)女真射柳活动时间往往在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三个节日举行,并且以五月五日居多

具体统计为正月1次、三月1次、五月11次、六月1次、七月1次、九月3次。由此知射柳运动举行时间呈现固定化,主要集中在五月举行,但偶也存在变动。如太祖朝将“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3]但通过上表观察知射柳活动分别在金太宗、海陵王、金章宗出现正月、三月、六月举行,因此女真族射柳活动还受到统治阶层意志及社会历史条件驱使。此外,按金制七月十五日和九月九日行拜天礼,但举行射柳活动并不常见,其因在于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均有祭奠先人意,而射柳多带有竞技娱乐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限制,两节日举行地点则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城外”^[3],区别于五月五日“重五于鞠场”^[3],而射柳多在“毬场”举行,故多见于五月五日举行,加之《金史》编撰过程中史料遗漏缺失等问题,造成七月十五日和九月九日拜天时射柳活动较少出现,据“岁以为常”证,不能否定两节日无射柳活动存在。

(二)从宗教族俗而论,女真射柳活动仅以祭天形式出现,而区别于契丹多种祭祀方式的存在

据表1统计,拜天仪式出现射柳活动达15次,而未见到其他祭祀形式出现射柳活动,如契丹祈雨射柳、祭山射柳、再生仪射柳等形式未在女真族中出现,说明不同民族之间在传承射柳体育文化时,是根据本民族族俗特点及宗教仪式而有所保留的取舍,“女真与契丹为不同族系,族源不同,信仰、观念亦不同,虽亦有射柳活动,但已失去祭祖、祈雨的仪式内容。转为端午拜天仪式,亦即文化含蕴有所转化。”^[21]这也是探析射柳体育文化因素嬗变的关键所在。

(三)女真射柳体育运动融入以骑射为核心的军事色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

女真属游牧民族,骑射为必备技能,“女直旧风,凡酒会相聚,以骑射为乐。”^[3]射柳运动与骑

射有相通之处,因此可以将其看成“一种军事武艺的演练。”^[22]而契丹射柳运动虽与其同为骑射运动衍生,但受历史条件所致,并不如金代射柳运动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举行射柳活动时,“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3]说明已将击鼓以鼓舞士气的军事仪式融入射柳活动中。金哀宗天兴元年“初,兀典发闾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3]又于当年七月丁亥“拜天于承天门下,出内府及两宫物赐军士。”^[3]金帝拜天射柳后,奖赏军士,拉拢人心,体现出军事与拜天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结合当时金、元、南宋历史形势,强化军队战斗力对巩固政权具有重要保障意义。

(四)女真射柳体育活动举行地点以宫廷、宗庙、苑囿、郊县为主,更加突显统治阶层对射柳活动的重视

射柳活动地点的选择视举行目的不同,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拜天祭祀为主,如天辅五年五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庙”^[3],拜天与祭祖为女真重要族俗,而射柳活动于南北郊及太庙举行,体现了其在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地位;贞元四年正月“于常武殿拜天台设褥位,昊天上帝”^[3]及天兴元年五月丙戌“拜天于大庆殿”^[3],帝王在宫殿祭天,继而射柳活动地点选择在宫廷举办。二类是以娱乐宴饮为主,多于宫苑举行,如大定三年五月乙未“幸广乐园射柳”^[3]及泰和七年五月己卯“幸束园射柳”^[3],射柳活动分别在广乐园、束园举行,后“侍宴”群臣,具有娱乐性质。三类是以军事活动为主,如明昌五年六月壬辰“曹王永升以下进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3]将士出征之际,行拜天射柳活动,以祷征战胜胜利;天兴元年七月丁亥“拜天于承天门下,出内府及两宫物赐军士。”^[3]为笼络将士心,提升战斗力,拜天射柳活动后,对军士大加赏赐。

(五)女真射柳体育活动在活动形式及宴饮、赏赐方面存有尊卑之分

射柳活动形式方面,“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3]参加者需按照一定顺序依次射柳,而参照标准则是古时尊卑等级观念,“大定朝以后的拜天射柳突出尊卑伦常。”^[23]可证。宴饮、赏赐方面,如大定三年五月

乙未“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3] 大定十七年五月癸卯“幸姚村淀,阅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诸局承应人射柳,赏有差。”^[3] 泰和三年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3] 等,皆反映出射柳活动完毕后,要对皇亲贵族、文武百官进行赏赐,赏赐标准则是按照身份尊卑、品级高低进行。由此可见,射柳活动随着历史条件变化,其族俗方面也受到中原礼仪方面影响。

(六) 女真射柳活动呈现出娱乐、竞技体育特色,并且逐渐融入下层社会,成为女真社会生活中常见体育运动之一

射柳运动与蹴鞠比赛同期举行,“虽然是内容不同的两项运动,但金朝人在每年的重五拜天之后,常常按照规定射柳和击球连续进行。”^[24] 如“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毬之戏”^[3] 及“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3] 由“毬”知射柳运动已逐渐融入日常体育娱乐活动中。此外,射柳活动更倾向融合普通民众之中,明昌元年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毬,纵百姓观。”^[3] 及承安三年五月壬寅“射柳、击毬,纵百姓观。”^[3] 表明举行射柳活动时,允许百姓观看,更加贴近下层民众生活。因此,射柳活动传承至女真,它的功能发生转变,“成为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游戏比赛”^[25] 增添其娱乐效果。

三、女真射柳体育文化特征

射柳文化特征的形成,除受到地理与自然环境制约外,还包含有“礼”与“武”因素。古代儒家所教授“六艺”,便包括“射”一内容,其意为骑射技术,《礼记·射义》提到“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26] “武”则代表一种军事变革,《战国策·赵策二》载“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议寡人矣。”^[27] 其“骑射”语意赵国效仿胡人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射柳早期雏形文化表征。长期以来,受北方战乱、民族纷立、政治分裂、经济落后、文化趋同等因素制约,契丹前关于射柳活动的文献记载,呈现出资料短缺匮乏、语意混淆,故未形成独立的体育文化体系,而辽代不仅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古老体育文化,而且吸收了中原地区儒家体育文化,将射柳运动推至顶峰。

金灭辽后,在继承契丹射柳体育文化及运动形式基础上,由于本民族族俗不同,除维系本族自身完整发展外,结合中原礼制及契丹射柳制度,形成女真特有文化特征,是探究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进程的重要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宗教祭祀性

女真拜天族俗源于萨满教,“天被作为自然神加以崇拜,主要来自于女真族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观念。”^[28] 女真的风俗和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萨满教宗教仪式基础上的,因此射柳体育文化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如天辅五年五月“国主用杨朴议,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庙,颁赐番汉群臣以下有差。”^[3] 贞元四年正月“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于常武殿拜天台设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献礼。”^[3] 及承安五年五月戊午“勅来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3] 都体现出萨满教祭天族俗,射柳仪式贯穿其中,自带有宗教迷信色彩。

(二) 民族地域性

射柳体育文化源于北方游牧少数民族骑射运动,善骑射,且尚武,并且受到祭祀文化影响,这与中原地区骑射运动受儒家礼仪化有所不同。如天兴二年九月庚戌“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庙,群臣陪从成礼。”^[3] 这与南宋重阳节仪式不同,并无祭天内容,体现出地域差异。此外射柳活动还体现在民族差异上,契丹射柳以祈雨、祭山等为主,如辽保宁元年五月丙申朔“射柳祈雨”^[4] 而女真则单以祭天举行射柳活动,这体现在不同民族,其族俗文化及祭礼仪式会有所差别。

(三) 赋予军事色彩

女真射柳体育文化融合本民族擅长骑射特点,与军事活动密切结合,具体体现在鼓舞士气、赏赐将士财物、军队出征等方面,这与契丹射柳有显著差别,造成此现象原因与当时社会历史现状及军事活动有关。如“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3] “初,兀典发闾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3] “曹王永升以下进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3] 均与军事活动相关联,形成金代极具特色的射柳文化特征。

(四) 娱乐竞技性

女真射柳体育运动除以拜天形式举行的国家

性宗教礼仪性活动外,主要涉及日常体育竞赛活动,以娱乐性质为主,并深入普通民众,全民参与化程度较高。明昌元年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毬,纵百姓观。”^[3]及承安三年五月壬寅“射柳、击毬,纵百姓观。”^[3]以上皆反映出射柳活动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出现在女真人生活中,并且较之契丹更具广泛性,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

(五) 融入节日风俗

女真射柳体育活动与汉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相结合,并融合本民族体育文化特色,成为端午节必定举行的一项体育运动。收国元年五月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3]并据“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3]知五月五日原为汉族端午节日,南方多举行赛龙舟活动以示庆贺,而女真则根据自身民族特点,以举行端午射柳作为节日活动,充分体现出女真射柳多元文化特性,也使得端午节成为“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弘扬竞争精神的盛会”^[29]。

四、结束语

女真射柳活动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化文化特征,既有女真本民族体育文化祭祀特征,又传承契丹等其他民族和中原体育文化礼仪特色,在促进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贡献。此外还推动了古代民族之间体育文化交流,丰富了女真人日常娱乐活动,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提高了骑射技术水平。通过大量考古材料说明,女真射柳活动所使用的应作为一种平刃、横弧形的铁镞,与史料记载“无羽横镞箭”相吻合,并且认为射柳活动除弓射外,还有“弩射”情形的存在。在活动方式上,射柳活动日益完备,已有固定节日时间和明确地点;在宗教祭祀方面,女真射柳体育活动以拜天为主,这是由女真特有的风俗习惯及民族制度所决定;并且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女真射柳运动与军事活动联系明显增多,以提高将士战斗力;从社会活动角度来看,女真射柳体育活动日益深入下层民众,已成为全民参与的一项民间体育运动。女真射柳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在保持本民族习俗完整性条件下,有选择地对契丹等其他民族射柳文化的传承,并融入中原体育礼仪思想,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射柳体育文化,同时下承元、明、清三代,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北周]庾信. 庾子山集注[C].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元]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元]脱脱.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宋]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校正[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宋]徐梦梓.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7][清]嵇璜. 钦定续通志[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8][清]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9][明]胡大翼. 山堂肆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0][元]王实甫. 元杂剧选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11]张英. 渊鉴类函[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2][宋]文惟简. 虜庭事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3][宋]熊克. 中兴小纪[M]. 民国九年本,1920.
- [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省德惠县后城子金代古城发掘[J]. 考古,1993(8):721-733.
- [15]刘景文,王秀兰. 辽金兵器研究[J]. 北方文物,2004(1):49-59.
- [16]黑龙江省博物馆. 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J]. 考古,1961(5):251-258.
- [17]刘宁,张力. 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
- [18]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历史考古研究会. 阜新辽金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9]刘丽萍. 金代兵器浅谈[J]. 东北史地,2011(5):37-39.
- [20][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1]韩丹. 我国古代东北民族的射柳活动考[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4(2):1-3.
- [22]谷世权. 试论辽金两代体育的民族化特征[J]. 体育科学,1992(5):16-19.
- [23]李秀莲,韩亚男. 女真人崇柳习俗源流探微[J]. 北方

- 文物 2009(1) : 79-81.
- [24]王久宇. 论金代体育[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5) : 90-92.
- [25]张元锋. 射柳运动变迁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6(2) : 181-183.
- [26][清]阮元. 礼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7]繆文远. 战国策新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 [28]徐洁. 金代祭礼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 [29]张祝平. 端午节庆体育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 : 116-120.

Research on the Sheliu Culture of Jurchen

Sun Liand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 Shijiazhuang 050024 , China)

Abstract: Sheliu in the Ji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ports activities of ancient northern minorities , and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we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sports culture factors. “Jin History” , “Daikin”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had proved that Sheliu activities had a complete ritual of event activities , and had a fixed time and place. In the sacrificial aspect to worship heaven , Sheliu as the main way linked with military activities , and then became one of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ordinary people. Religious ritual , ethnic regions , military identity ,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were involved into the festival and oth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the arrowhead arrow for the activities was a flat blade , arrowheads for the cross-shaped iron arrowheads , and in terms of the shooting mode , there were bow shooting and crossbow shooting ways.

Key words: Jurchen; Sheliu; Hengzu arrow; worship heaven; military identity